

什么知识最有价值?——论西方课程发展的知识价值问题

刘雅颖

广西民族大学

DOI:10.32629/er.v3i7.2988

[摘要] 知识价值问题是教育史上关注的焦点问题之一,“什么知识最有价值”来源于英国教育家斯宾塞的文章《什么知识最有价值》,反映了知识价值的功利化心态。教育学领域中的功利主义或多或少的影响着课程发展的历史进程,同时也影响着知识内容的选择。知识价值最根本的问题是知识的选择问题,不同时代的人们衡量知识价值的尺度大不相同,谁来选择知识、选择什么知识、如何选择知识是本文想要探究的问题。

[关键词] 知识价值; 西方课程发展; 功利主义

“什么知识最有价值”这个命题来源于英国教育家斯宾塞的文章《什么知识最有价值》,我认为,这个命题的提出,本身就富有功利主义色彩。功利主义,作为道德哲学中的一个理论,主张实现人的利益最大化。一般意义上而言,功利主义也被看作是追求实际功效和利益的意思。教育学领域中的功利主义,指课程内容对现实生活的贡献价值,在于能否利用知识去解决或是解决多少现实问题。功利主义或多或少的影响着课程发展的历史进程。价值作为一个哲学概念,是指客体满足主体需要的效益关系。从古至今,人们从未怀疑过知识是有价值的,这一点也不是知识价值问题的核心。我认为,知识价值最根本的问题是知识的选择问题。不同时代的人们衡量知识价值的尺度大不相同,谁来选择知识、选择什么知识、如何选择知识是本文想要探究的问题。

1 知识价值问题的回顾

教育作为以知识为载体的人类活动,从诞生之日就面临着选择什么知识教人的问题,对西方课程发展历史的回顾,不仅可以帮助我们梳理知识价值取向的问题,明白不同时代的人们衡量知识价值的尺度,同时也为我们如何选择知识提供借鉴和思考。

1.1 培养理智的知识最有价值。追溯课程发展的历史,会发现课程产生之初具有特定的职能价值。无论是在古希腊,还是在中国古代,课程内容都来源于人们的

日常生活,不同职业人群的后代经过特定的课程训练来胜任成人的工作。未来的工匠有其要学习的手艺,未来的军官有要学习的作战技术,未来的法官也要学习相应的法律知识。亚里士多德希望自由公民能够通过自由技艺的学习进行非功利性的思辨和求知,从而免除无知和愚昧,获得各种能力全面完美的发展以及身心和谐自由状态的教育。其教育内容以七种自由技艺为基础,旨在培养具有广博知识和优雅气质的人。古希腊人把文法、修辞、辩证法当作工具,训练人们的思维和理智。古希腊人重三艺不重四艺,因为他们认为三艺可以培养人的理智,或者说是一种辩证思维,这有利于公民积极的参加政治生活。他们并不突出四艺在科学中的作用,探究科学,必然要去感受自然界的事物,而人们的感受具有不确定性,因此在近代科学产生之前,科学在课程中只能屈居第二位。对于古希腊人而言,能够使思维得到训练的知识最有价值,因此他们重视三艺的教学也就不足为怪了。

1.2 古典知识最有价值。随着罗马帝国的消亡,欧洲进入了漫长的中世纪。天主教会为维系社会安定和巩固自己的统治,课程主要集中在宗教和道德的学习。其内容是神学和“七艺”,神学包括《圣经》,礼仪等,“七艺”经基督教改造,为神学服务。早期此种做法有利于加强道德维系,然而从长计议,基督教提倡禁欲主义,它忽视甚至排斥世俗课程,人性压抑

和世俗生活遭到破坏成为那个时代人们显著的生活样态。宗教课程与人性发展相悖,和现实生活需要相脱离,逐渐被人文主义课程取代。站在天主教会的立场看,能够服务于宗教神学的知识最有价值。

随着城市手工业的发展与商业繁荣,出现了一批新兴资产阶级和贵族阶层,他们为谋求经济利益和政治地位,以复兴古代希腊罗马文化的形式,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文艺复兴运动。中世纪形成的狭隘课程已不能满足新兴资产阶级的需要,一些有别于宗教课程的世俗化课程应运而生。那时类似于蒙田、伊拉斯谟等人文主义教育家希望能够从罗马和希腊的古籍中寻求新的教育准则,必然需要拉丁语和希腊语的知识储备。于是在文艺复兴鼎盛时期,古典学科或人文主义的希腊语和拉丁语课程有着相当高的职能价值。广泛阅读和教授古典作品成为了学校生活的流行趋势。用古典知识的传授取代宗教知识的灌输,对于陶冶人的性情、塑造人的灵魂、解放人的思想具有着重要意义。人们思想上的解放为后来的宗教改革及启蒙运动奠定了基础。

1.3 科学知识最有价值。文艺复兴后期,新兴资产阶级迅速发展,不仅提高社会生产力,并且增加了社会财富。基于社会发展和个人完美生活实现的功利主义诉求,有人思考并鼓吹科学知识的价值。培根率先提出“知识就是力量”的时代命题,而使科学知识真正得到深入思考,

并给出明确结论的是知识价值史上“斯宾塞问题”的提出。

1859年,斯宾塞发表《什么知识最有价值》,斯宾塞受英国功利主义理论和达尔文进化论的影响,在区分各项知识的相对价值或比较价值的基础上,确立了他所认为的确立了他所认为的一个衡量知识价值的尺度,即是否有利于完满人的生活。他将人类活动分为五类:(1)直接保全自己的活动—解剖学、生理学、卫生学;(2)从获得生活必需品而间接保全自己的活动—伦理学、算术、几何学、力学、物理学、化学、天文学、地质学、生物学、社会学、外语;(3)目的在抚养教育子女的活动—生理学、心理学、教育学;(4)与维持正常社会政治关系有关的活动—历史;(5)在生活的闲暇时间满足爱好和感情的各种活动—绘画、雕刻、音乐、诗歌。斯宾塞所鼓吹的科学知识既包括自然科学知识,也包含历史、艺术等人文知识。但从斯宾塞对知识价值的排列顺序可以得出,他对自然科学知识的定位高于人文学科知识,反映了他在教育上的功利主义倾向。斯宾塞问题的答案可以在其《什么知识最有价值》书中找到,即“科学知识最有价值”。此论断一经提出,便在教育史上带来了课程观的革命,影响遍及世界,实际上推动了近代科学主义运动的蓬勃发展。

1.4 人文知识最有价值。进入20世纪以来,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展导致了两次世界大战,无节制的经济发展导致了大规模的经济危机。自然科学带来的物质繁荣的背后,是精神的焦虑和文明的危机。人文知识的价值地位再次得到肯定。与文艺复兴时期在知识价值问题上的人文主义诉求不同,20世纪初的人文主义思潮对人文传统的推崇是基于现代性背景下科学理性的反思。虽然在知识价值问题上两种思潮或运动具有不同历史背景下的批判对象,但在教育意义上的诉求则具有紧密联系甚至同一的。

2 对知识价值问题的反思

知识是人类日积月累的科学文化成果,通过教育的形式使人们在短时间内吸纳接收。在人类历史的漫漫长河中,丰富的知识成果犹如浩瀚星河,谁来选择

知识、如何选择知识成为了反思知识价值问题的多维视角。

2.1 谁来选择知识。20世纪下半叶,批判教育学和后现代教育学的出现不仅颠覆了传统教育学的倾向,也为知识价值问题提供了新的思维和视角。批判教育学的代表人物——迈克尔·阿普尔认为,以“斯宾塞问题”为代表的知识价值观忽视了教育与知识的伦理性与道德意义,掩盖了知识的价值负载与权力特性。^[1]阿普尔从知识的伦理性、政治性的视角出发,关注的不再是知识的有用性问题而是知识的合法性问题。一般认为,从伦理的角度来讲,科学知识本身是价值中立的,但阿普尔指出在学校课程中的知识并不是价值中立的,而是“被一个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团体的意识形态所支配的。”^[2]阿普尔在《意识形态与课程》表示学校本身也不是一个纯粹的知识生产与传播机构,实际上,“学校既加工知识,也加工人,正规的与非正规的知

识常常通过阶级被当作加工人的复杂的过滤器,将不同倾向和价值观教授给不同的学生,潜在地再造了文化和经济的不平等。”^[3]例如18、19世纪西欧的双轨学制,根据不同的教育对象规定了不同的受教育权利。在同一教育阶段,这两轨是完全独立的,不仅开设的课程不同,任课教师不同,而且更重要的是培养目标也不一样。阿普尔努力让我们看到教育与知识背后的政治、伦理和阶级的含义,让知识价值问题成为当下反思民主、平等、公正以及人的解放等社会问题的一面镜子。故知识本身在今天已经成为一种意识形态,成为一个群体强加给另一个群体的概念与价值体系。

2.2 选择什么知识。教育学中的知识价值是主客体关系,客体是不变的知识本身,而主体各有不同。选择何种知识是由不同时代的主体根据自身需要所决定的。

回顾西方的学校课程发展历史,我们可以发现不同时代知识选择主体的变化也影响着知识内容的选择。对于古希腊而言,为了使公民积极的参与政治生活,教育家们主张培养人民的思维和理智的知识最有价值。对于中世纪时期的教会而言,有利于加强道德维系的宗教知识最有价值。对于文艺复兴时期的新

型资产阶级来说,有利于社会发展和个人完美生活实现的自然科学知识最有价值。关于知识内容的选择,我们常常从作为统治阶级的群体出发,忽视了知识的接受者或者说是创造者的学生主体。我们忽视了学生作为现实的、完整的、主体性的人,需要的是被精心筛选加工过的知识,还是多元的知识、充满趣味性的知识、意义切身的知识和发展性的知识。在追求民主、平等、自由的现代社会,在提倡全民学习的今天,个人有权选择对自己有用的知识。我认为我们需要转变以往的观念,从知识的接受主体出发选择知识,把“什么知识最有价值”这个命题转化为“什么知识对我最有价值”。

2.3 如何选择知识。知识既然作为人类智慧成果的结晶,本身就具有丰富的内在价值。然而受经济、政治等因素的影响,人们往往注重知识的外在价值,忽视甚至无视了知识的内在价值。知识价值取向越来越功利化,偏离了教育本真的追求。自工业文明时代以来的教育偏重自然科学知识,轻视人文社科知识。在现代中学教育乃至高等教育,重理不重文的现象也比比皆是。我认为,知识本身并无高低之分,人为区别对待知识乃是对知识的不公。我们如何在教育实践中注重知识的教育价值,更最大限度地解放知识的价值,如何解决现代教育功利化仍是我们值得深思的问题。

综上所述,什么知识最有价值这个命题是片面的,我们应该结合时代背景,站在不同立场上多维度地看待此问题。作为一个教育者,不能带有强烈功利化的心态去选择知识,要认识到知识的多元化价值及学生的多样化需求。

[参考文献]

[1]徐冰鸥.知识特质:价值负载、权力关涉与社会建构——阿普尔教育知识观解读[J].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39(03):19-23.

[2](美)阿普尔.教育与权力[M].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18.

[3](美)迈克尔·W.阿普尔(Michael W.Apple)著.意识形态与课程[M].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36-37.